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三十三回 仗隱形密室聞秘語 來白光黑夜遇能人

話說這客人雖覺得孫癩子這辦法太便宜了這些強盜，然不能說不依，只得連忙說：「你老人家要怎麼辦好了。」孫癩子笑著向船老闆招手道：「你起來罷。這一夜的辛苦，也夠你受了。」船老闆經孫癩子這們一招手，渾身就和解去了千百條繩一樣，並不待如何掙扎，一著力便站起來了。也不說話，跪下地就對孫癩子叩頭，連叩了好幾個頭，才說道：「我承你老人家不殺之恩，敢不盡心伺候。不過我那幾個被困在棹裡的伙計，大約也是你老人家法術將他們制住了？」孫癩子不待他說下去，即答道：「你去瞧他們，不是已經起來了嗎？」船老闆走到後梢，果然幾個水手都伸腰舒腿的起來了。這一船的強盜，自從經過了這夜的無形軟困，大家都心悅誠服的將孫癩子神仙看待，不敢輕慢半點。一路小心謹慎的伺候，一文船錢也不敢收受。孫癩子還恐怕這一般強盜暗地跟蹤這客人圖劫，親自送這客人到了家，才到山東省城時來，打聽張文祥在巡撫部院裡的情形。孫癩子到山東也不住客棧，夜間就在那舊的小關帝廟裡歇宿。初到的這日，他心想：我這番受了無垢和尚的托付，來指點張文祥。我若就是這般形象去巡撫院會他，休說在巡撫院裡當差的人都是些勢利狗，看了我這情形，決不替我通報進去。就是通報進去了，張文祥也不見得看得起我。我不遠千里的來指點他，幫助他倒落得他一雙白眼相看，豈不是自尋沒趣？並且初次見面，他不知道我是何等人，我就一片好心指點他，他也未必肯聽。不如在暗中先查察他的行為，若也不過一個利祿之徒，行為荒謬，我就受了無垢和尚的托付，也只是略盡人事罷了。犯不著竭力幫助他。

孫癩子打定了主意，這夜初更以後，便用隱身法進了巡撫部院。在裡面穿梭也似的來來去去，誰也看他不見。馬心儀與柳氏姊妹和春喜丫頭的舉動，他卻完全看到了眼裡，並聽得柳無非對馬心儀說自己姊妹在船上與鄭時、張文祥成親的事，不由得心裡恨道：「無垢和尚收的好徒弟，在四川弄得立腳不住了，到山東來投奔馬心儀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，已屬無聊極了。偏偏在半路上還騙取官家的小姐做老婆，象這種好色沒行止的東西，我不殺他，已是看無垢和尚的面子了，還幫助他什麼？指點什麼？」孫癩子已經氣得打算不管這事了，但是他出來一走到西花廳裡，只見鄭時正在與張文祥坐在一塊兒低聲說話，孫癩子心想：他兩人這般低聲小氣的說些什麼？我何不湊近跟前聽聽？隨即走近二人身旁。

聽得鄭時道：「我知道三弟把工夫看得認真，不肯在女色上糟蹋身體。不過少年夫妻，實在不宜過於疏談。你要知道，你是練工夫的人，越是不近女色越好。三弟媳不是練工夫的，又在情慾正濃的時候，何能和你一樣呢？」孫癩子聽了這些話，已不覺在暗中點頭道：「照這樣聽來，難道張文祥並不是一個好色沒行止的東西嗎？」接著又聽下去，聽到張文祥搖頭說：「這只怪我生性不好從來拿女子當一件可怕的東西，不僅覺得親近無味，並時刻心提防著，不要把性命斷送在女子手裡。我未嘗不知道這種心思，只可以對待娼妓及引男子的卑賤婦人，不能用以對待自己的妻子。無奈生性如此，就要勉強敷衍，也敷衍不來。我這頭親事，原是由二哥二嫂盡力從中作成的，我自己實不曾有過成立家室的念頭。」孫癩子聽了這一段話，就在暗中連連點頭道：「這才是一個漢子。這才不愧為無垢和尚的徒弟。原來是鄭時這個色鬼，因騙娶柳無非，心中不免有些慚愧，所以要將柳無儀配給張文祥，大家同下渾水，好遮掩他自己不敦品的行為。常言人命出於姦情，馬心儀既誘姦了柳氏姊妹，兩邊戀姦情熱，一定有謀殺親夫的事做出來，怪道無垢和尚說張文祥在山東凶多吉少。鄭時這東西，才情學問雖有可取之處，然是個熱中利祿的人，品行又如此不端，就被馬心儀謀死，也是自取的，不足顧惜。倒是張文祥，我得設法使他認識了我，才好勸他離開這醜惡的地方。」當下孫癩子便出了巡撫院。

次日天色一黑，又隱形到馬心儀上房裡來。見這房裡只有馬心儀的一個姨太太坐著，和一個小丫頭說話，柳氏姊妹與馬心儀都不見蹤影。孫癩子原是想探聽馬心儀對柳氏姊妹說些什麼話，當即到各處房間裡尋找了一會，連張、鄭二人的睡房都找遍了沒有。仍回到上房，連剛才坐著和丫頭談話的那個姨太太也不見了。正要步出來，只見一個四五歲的丫環，雙手托著一碗菜向上房走來。孫癩子看了，心想：這房裡並沒擺設席面，怎麼托著菜到這房裡來呢？忙讓過一邊，看這丫環托到那裡去？料定這菜必是送給馬心儀吃的。只見這丫環直走到床背後去了。跟上去看時，原來床帳背後有一個小門，丫環臨時一手推開，挨身進去了。孫癩子不等他回身關門，急跟著進去。裡面燈燭輝煌，彷彿白晝，直是和天宮一般，說不盡的繁華富麗。房中擺了一桌酒菜，一男三女，各據一方坐著，正是馬心儀和柳氏姊妹，還有一個女子，就是剛才坐在前房和丫頭說話的那個姨太太。丫環送上托來的菜，即轉身出去，隨手將門關了。

孫癩子就聽得柳無非問馬心儀說：「他們是在四川做生意的人。你那時在四川做知府，充其量也不過降尊和他們來往來往，何至於與他們結拜為兄弟呢？我這個二爺倒也罷了，可以說是個讀書有學問的人，將來的前程不可限量，與他結拜還勉強說得過去。至於三爺四爺，都是粗人，你那時怎麼看中了他們兩個，會想到與他拜起把來呢？你又不是結拜以後才發達的，這道理實在教我想不透。」馬心儀笑道：「你只管追問這事有什麼用呢？我不是早已對你姊妹說過了嗎？二爺和他們兩個原是多年結拜過的，並且終年在一塊合伙做生意，沒有離開過。我是後來因和二爺結拜了，不能說他兩個是粗人便瞧不起，所以四個人又重行結拜，並沒有別的思想不通透的道理。你這下明白了麼？我們談旁的快活話罷，這類不相干的事，只管談論他做什麼呢？」柳無非搖頭道：「你說不相干的事，我倒覺得是很要緊的事。我還要問你：你既不存瞧不起三爺四爺的心，與他們結拜了，卻為什麼又怕外人知道，不許他們當著人稱你大哥呢？」馬心儀道：「你這也不明白嗎？我的胸襟不同，自然可以不存瞧他們不起的念頭，只是官場中的人。幾個和我同一般胸襟的。並且我要避嫌疑，也只好教他們不當著人稱呼我大哥。你安著什麼心眼，一次又一次的是這般根究，難道做官的人朝廷訂了律不許與不做官的人拜把嗎？」柳無非見馬心儀面上帶著不大高興的樣子，連忙笑著搖著頭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，我並沒有安著別的心眼，不過我聽你說的話，與你二爺說的，有些牛頭不對馬嘴，使我不由得不細細的追問。」馬心儀問道：「他說了些什麼話，與我說的牛頭不對馬嘴？」柳無非道：「他在船上初次見我的時候，他說他是做生意的人，平日於官場中不甚留意。又說從甲寅年出四川，在新疆甘肅一帶盤桓，直到前年才回四川去。前年你不是已到了山東嗎？據我推想，你們結拜，必有緣故。決不是你因為二爺的才學好，就降尊和他們結拜。我姊妹承你寵愛，這種恩情，我姊妹粉身碎骨也難報萬一。你非不知道我姊妹當日在船上與二爺三爺成親，是出於不得已。你難道還疑心我姊妹尚未忘情於他兩人，將你說給我們聽的話，去對他們說嗎？何以不肯把實話告訴我呢？」馬心儀道：「這倒不用你表白，我已知道你姊妹對我的心。不過我覺得毋須向你姊妹說這些不要緊的話。」柳無非道：「不然，我姊妹既承你寵愛，就巴不得長久能在你左右。我看三爺是一勇之夫，心粗氣浮，容易對付。二爺便不然，為人心思極細，主意又多。我們的事，日子長了，難保不有破綻給他看出。我逆料他這種人，看出了我們什麼破綻，是決不動聲色的。倘若他借故向你告辭，要帶著我往別處去。只一離開了山東，便將我姊妹置之死地。到那時我姊妹有什麼法自全性命呢？」

馬心儀沉吟了一會道：「你我在上房裡幹的事，內外都是我的心腹人，有誰敢去說給他們聽？沒人去向他們說，那怕老二的心思再細，試問他從那裡看出破綻來？並且這種曖昧的事，除了自己親眼看見，旁人說的，誰也不能當作實相。你想想，我們在上房裡，豈有他從外面進來，我們尚不知道的？丫頭老媽子坐在院子裡是幹什麼事的，大家都不攔阻他，也不跑上來通報，讓他撞到這裡來捉奸嗎？於今且退一步說，即算老二的心思靈巧，眼睛厲害，對你我起了疑心，想把你姊妹騙出去處死，我就肯放你姊妹就走嗎？你安心罷，不要自己疑心生暗鬼，這也怕那也怕。」柳無非道：「你何不替他兩人弄點兒差使，打發他們離開這裡，免得終日在眼前討厭？我在你跟前很快活的，一出去見了他，心裡就不自在了。待不理他罷，又怕他疑心。每夜要勉強敷衍他一陣，實在沒趣極了。妹妹倒好，三爺對她從來不親熱，她對三爺也是冷冰冰的，時常一夜都不開口，所以我說他容易對付，只苦了我一個人。」馬心儀點了點頭道：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不要性急，我不管你姊妹便罷，既愛你姊妹，老二老三又本是來求我提拔的，我總盡

力替他兩人謀外放便了，我明的提拔他兩人，暗中就是提拔你姊妹。你不知道我心裡躊躇，自有躊躇的道理。」柳無非道：「你明白了我什麼意思？你以為我是替丈夫求差事嗎？我那裡是這種心思。只要使他不在跟前，我心裡就安然了。難怪你不肯把你們結拜的原因說給我聽，原來這時候還在疑心我是替他們求差事。我姊妹的一片心，真是白用在你身上了。」說時，眼眶兒紅了。柳無儀插嘴說道：「我留神看二爺三爺說話，一說到在四川時候的事情，兩人言詞都一般的閃爍，連忙拿旁的話岔開，並且都似乎不願意提自己身家的事。我雖說生得醜陋，然也是千金之體，實不承望嫁這們一個粗人。姐姐只說我的容易對付，卻不知道我夜間和他在一床睡著，簡直比見閻王還難受。」柳無非道：「我正為他兩人都不願意提自己身家的話，才想追問拜把的原因。」馬心儀道：「你們定要問我和他們拜把的原因，我就說給你們聽，也沒有什麼妨礙。你姊妹拿著去對外人說的事，我是料定不會有的。不過恐怕你姊妹聽了之後，在我兄弟面前露出他生疑的神色來。你知道二爺的心思是極細的，這不是當要的事。」柳無非道：「我姊妹又不是不知輕重的小孩，這是何等重大，豈敢隨便露出什麼神色？」馬心儀道：「只要你姊妹知道輕重，我便說給你聽也使得。」接著就將在四川結拜的情形，大概說了一遍。柳無非變了顏色，問道：「這姓張的，就是最兇悍有名的張文祥麼？」馬心儀道：「怎麼不是？聲名雖極兇悍，為人卻並不甚兇悍。」

馬心儀還在說話，柳氏姊妹都掩面哭起來了。馬心儀看了柳氏姊妹發怔，半晌才道：「哦，我一時不曾想到，原來你姊妹和他們還有大仇呢。但是此刻也用不著如此痛哭。當你們初到山東來的時候，我聽了你們成親的事，便知道不妥，這也是老二的糊塗，雪裡面豈是埋屍的。」柳無非一面揩著眼淚，說道：「可憐我父親當日在綿州死得好慘啊。我只道我姊妹是永遠沒有報仇的時候了，誰知臉面做仇人的老婆，做了這麼久。這也是先父在天之靈，保佑我才有今日。」說著，彎腰向馬心儀下拜。柳無儀也跟著拜下去。馬心儀一手攙起一個，說道：「我其所以屢次不肯對你姊妹說出他們的身世來，就是為你姊妹和他們有這大仇恨，恐怕你們知道了忍耐不住，鄭時聰明，必能料到我說給你們聽的。那時打草驚蛇，他們一走，就反而留下一條禍根。你姊妹向我叩頭的意思，我知道。不要著慮，讓我思量出一個妥當的法子。一則為你姊妹報仇，二則為我自己除去後患。你姊妹只須依遵我的話，萬不可在他們面前露出使他們可疑的神色，要緊，要緊！」柳無非道：「倒是心裡明白了，情願故意做出和他親近的樣子來，好把他穩住。」這個姨太太在旁邊聽到這裡，才問是什麼大仇恨？柳無非只得將他父親柳儒卿，在綿州被張文祥那股梟匪殺死的事，簡單說了一番。馬心儀笑道：「我若是命短的，不也是和你父親一樣的殉難了嗎？」說至此，那丫環又推門送菜進來了。馬心儀笑道：「今夜為說這些事，把好時光糟踏了。不但沒有得著快活，反弄得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，等回到西花廳，不使他們看了懷疑嗎？我與你姊妹定一個約：我從此心裡決不忘掉你姊妹報仇一事，不過從此不許你姊妹再向我提剛才說的這些事了，我們來飲酒作樂罷，不要辜負了好時光。」孫癩子知道已沒有可聽的話了，不趁這時開了房門在丫環之前走出去，說不定以下有不堪入目的事做出。

孫癩子出了密室，心想：鄭時原來是這般一個混蛋。馬心儀不替柳氏姊妹報仇，將他處死，我也不能讓他活在世上。一面是這般思想，一面走出上房的院子，見院門已經關閉了，只得打算從房頂上步出去。才縱身上了房簷。忽眼看見那密室的房頂上，好像有一個人的黑影子伏著，不覺吃了一驚。暗想：這黑影是張文祥嗎？大約他已疑心柳氏姊妹與馬心儀有苟且了，所以到這房頂上來偷聽。只是他們在密室裡細談，你在這房頂上如何能聽得著呢？我既在此地遇著他，何妨上去跟他開個玩笑，看他的膽力武藝何如。想罷，即飛身到了那邊房頂。孫癩子是由修道得來的神通，與尋常人由鍛鍊得來的武藝不同。飛身過去，不但沒有聲息，因使用了隱形法，並沒有人影。儘管有絕大本領的夜行人，也聽不出聲，看不出形。孫癩子知道張文祥不過是武藝高強，並不曾修過道，以為自己飛過去，張文祥是決不會知道的，大著膽量朝那黑影走去，誰知還沒有近身，那黑影已一閃沒看見了。孫癩子暗自吃驚道：「倒看不出張文祥的本領不小，竟能知道有我到了他背後。只是他這一閃又跑到那裡去了呢？」正舉眼侍向四面尋覓，陡見一道白光從左邊房頂上飛來。孫癩子看了，笑道：「原來不是張文祥啊！想不到在這裡遇著同道的人了。我不能就這們出頭露面，且和他較量較量，再去與他會面，看他是誰，為什麼也在這房頂上伏著？隨即也放出劍光來。剛與那白光一交接，那白光即時掣轉去了。孫癩子笑道：「怎麼呢？難道不能見人嗎？既是同道，何妨玩玩。」正想向左邊房上追過去，忽見那人已飛過來了，望著孫癩子拱手，說道：「請問老丈尊姓大名？到此有何貴幹？」孫癩子忙收了隱形術。不知來的是誰？且待下回再說。